

古今汉语发微

宋玉珂 著

漢語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古今汉语发微

宋玉珂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汉语发微/宋玉珂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1119-541-5

I. 古… II. 宋… III. 汉语—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739 号

GUJIN HANYU FAWEI

古今汉语发微

宋玉珂 著

责任编辑 林 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 com. cn

E-mail master@cnuph. com. 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13 千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 言

这本集子一共收了我四十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我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总觉得旧的解释不够妥帖，或者不够准确。于是在教课之余，圈书搜集材料，看看到底该怎样讲。材料搜罗多了，有时忽然豁然开朗，觉得这样讲好些，或者才准确，就这样提出个人看法，写成了文章。如《国策·赵威后问齐使》论钟离子的为人说，“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这里食和衣是名词动用的什么用法呢？有的只说是给粮食吃，给衣服穿，有的说是使动。如是使动，应该解为使他吃，使他穿啊。这样解释显然不够妥当。又如《左传》鄢陵之战，“请摄饮马”一语，一般也说这里饮是使动。如果真是使动，意思应解作使子重饮酒了，可这里明明又是给子重酒喝。一次圈《吕氏春秋》，发现一句“上田夫食九人”，这不清楚表示上等田地一个农民的产量可以供养九个人吃吗？这 and 现代汉“一锅饭吃三人”，显然是一样的语法结构，绝非使动。后来看《礼记》，在《王制》里，又遇到一条例“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这就更清楚了，这分明是说上等田地一个农夫的百亩产量可以供养九个人。类推而及，“请摄饮马”的动词用法，和现代汉语的“饮场”不也一样吗？这样，我提出了供动这一概念。

又如“冀北之土，马之所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等例的所字用法，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解释说，“其实上古汉语的所字本来就可以直接用在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或动宾词组前面，指代上述与行为有关的各个方面，并不需要介词表示。”后来介词的运用日益普遍，出现了“所从……”“所以……”“所为……”“所与……”等等，但是这种用法并没有完全被这种新兴结构所代替”。根据这个话，我曾翻阅先秦古籍，却找不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表示行为有关方面，只在动词前加所，不在所后加介词。倒是这两种形式一直是并用的。王先生为什么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呢？我想大约是出于两种原因：（一）是上面所说的例，如加介词，当然是加于，可是自《马氏文通》古汉语有语法学以来，没人见过“所于”的形式，只好说所直接加在动词前，指代行为的有关方面。（二）

是按旧说，所是指代动词宾语的，可先秦古籍中加所的，不少的是不及物动词，用旧说解释不了这种现象。用王先生新说，对这两点是可以作出圆满解释的，但是还留有尾巴，那就是对形容词加所的现象解释不了。王先生是用“不常见”一语把它给排除掉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又想语法规律往往是很整齐的，所后插介词，要插就都能插，要不插就都不插，为什么“以，从，为，与”都能插，独于不行，难道这是个特殊例外？恐怕先秦古籍中也有插于的。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课余之暇，圈阅古籍。一次圈阅《商君书》，果然发现了“无所于食”的例，这加强了我的信心，继续挖掘下去，后来陆陆续续得了十多条例。就是按“例不三不立说”的规定，也可以立说了。更使人高兴的是，在搜集材料过程中，发现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加所的例，其中“所”指代的就是上下文里介宾补语中的宾语，顿时使我豁然开朗，原来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能加所的原因就在这里。这和上面及物动词加所指代处所的例是一个道理，这就使我提出古汉语所既能指代动词宾语，也能指代介宾补语里的宾语。这样一来，把王先生所遇到的两个难点就都能解决了，把王先生不能解决的难点，形容词加所的问题也解决了。真是豁然贯通了。

关于考订字义词义的几篇文章，也和上面所举语法情况一样，都是在教学过程中，感觉一般说法不够妥帖，或不够准确，课余探索写成的。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出入”一词，由于弄不清是什么意思，人们连断句都不一样。有的说，出入属上文，作“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说出入是指不符合事实。这样断句，首先念起来就非常不顺。有的说，出入属下文，作“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这样念起来顺当了，可有的说出入是往往的意思，有的说是不外乎的意思，这样解释，串讲起来，还是觉得不够妥帖。遍查辞典类书又找不到确切的解释。一次备课中阅读《新唐书·段秀实传》，传赞里引了柳宗元这一段话，却把出入改为大抵。这使我明白在欧阳修宋祁他们修《新唐书》时，是把出入训大抵的。这于意思是妥帖了，但还无佐证。后来读《史记·仓公列传》，有“出入五六日，病已”等例，这才确定出入训大抵是无疑的。再后读《汉书·天文志》，也有同样用法，这又知道出入一词出自史汉。再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鄆》里“未尝君之羹”，有的说羹是带汁红烧肉。可是《曲礼上》却有“毋啜羹”之语。孔颖达疏解释这句话说“人若不嚼菜，含而歠吞之”，这

话清楚是说有的人是不咀嚼，就把羹菜吞食了。《孟子·尽心上》也说“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这又清楚表明是有不咀嚼羹菜而吞喝的情况。如果羹是带汁红烧肉，多大的嗓子眼儿也吞不下去呀！这不能不引起怀疑。用了几年功夫，搜集经史子集各方面的材料，写了那篇《释羹》。

《东西直门并无特殊含义》一文，是因北京晚报讨论东西直门是什么意思写的，当时众说纷纭，有的甚至说东西直门还含有阴阳五行的意思。这太穿凿附会了。解释古文，穿凿是一大忌。就我所知，在汉代已有用直给城门命名的习惯，直就是当着，朝着，对着的意思。这在明人史玄《旧京遗事》记北京城门的一段是很有力的佐证，他说“京师大城一重……东头朝阳，东直二门，西头阜成、西直二门……大城内为皇城，皇城六门：大明南向，直正阳门，东安直朝阳门，西安直阜成门。”这里五个直字含意显然都一样，都是当、朝之意。这样就写出了这篇小文。

至于现代汉语几篇文章，现在说起来，还是有些黯然。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主要教现代汉语，经常遇到一些语言现象，遍查一些现有的语法书，也找不到解释，有时虽有，又往往是众说纷纭，就像讲故事瞎子摸象一样，摸到哪，就说像什么。因此想摸摸底，到底现代汉语有多少语言现象，它们都是怎样结构，又都怎样相互联系。前后用了不少年功夫，圈了二百多种小说，绝大部分例句还没来得及作卡片，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跟着发动红卫兵抄家破四旧，二百多种小说也就随之散失了。十年浩劫结束，由于工作变化，我改教了古汉语，对现代汉语的摸底工作也就放置了一边。从此，一直再也未继续下去。这里所收的几篇文章，有的是“文革”前写的，有的是“文革”后就断编零简写的。收在这里就作为一个纪念吧。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首都师大出版社同志们，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作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尤其一个字一个符号的校对，实在使我深受感动，不只是感谢了。

2008年9月宋玉珂

目 录

前言	(1)
现代汉语表示程度的三级形式	(1)
动词加“着”重叠式	(13)
“着”字的两种用法	(25)
重叠分句的转折句以及与重复句的区别	(31)
程度副词“最”和“很”的用法	(39)
作定语表示程度数量义的“相当”的词性	(52)
“什么”的用法	(57)
现代汉语的对立式	(85)
“进行”的语法作用	(95)
现代汉语动词表示长时的几种形式	(101)
古汉语“所”和介词的相互省略	(109)
说“所于”	(125)
说“所于”续篇	(139)
说“所于”再续	(146)
古汉语“者”和“所”的特殊用法	(149)
古汉语的供动	(156)
古汉语动词的为动用法	(162)
古汉语使动的一种特殊用法	(167)
古汉语的名词动用	(170)
古汉语用“孰”“与”组成的选择比较问句	(176)
古汉语的动词差比句	(185)
古汉语“有”的代词用法	(190)
语法与训诂	(200)
语法对校勘之一助	(213)

说“谓”	(216)
“谓、语、言、曰”辨	(247)
释羹	(255)
髀脚不是削膝盖	(260)
“有以”“无以”解	(265)
“式”字解	(268)
“市朝”解	(273)
“风马牛不相及”解	(275)
“卧薪尝胆”解	(278)
共时的反训	(280)
关于《段太尉逸事状》二事	(284)
古人不是都吃两顿饭	(286)
《教战守》的写作时间和背景	(290)
古代的丧礼	(294)
怎样讲好古汉语	(300)
东西直门并无特殊含义	(305)
变文笔记两则	(306)
附：谢子澄之死	(309)

现代汉语表示程度的三级形式

现代汉语形容词在程度变化上有三级：一是基本级。只是原词形式，不加任何成分。如，好。二是加深级。在形容词后加“着”，表示“很”的意思。如，好着(呢)。三是最高级。在形容词后加“去”，表示“达到极点的意思”。如，好(了)去(啦)。基本级没什么可谈的。我们只谈加深级和最高级两个形式。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取材虽然根据书本材料，但是都用实际口语检验过。

凡是形容词，不论单音的，还是双音的，都可以加“着”，表示“很”的意思。“着”读轻音[·zhi]。如：

1. 不过新花样多着呢。(叶绍均：《倪焕之》)
2. 事情还多着呢。(巴金：《人》)
3. 哼！该杀的人多着呢！（茅盾：《动摇》）
4. 老头子棒之呢。(老舍：《骆驼祥子》)
5. 陈！可不是，胖至哪！（曹禺：《北京人》）
6. 心里可还红着咧！（柯兰：《洋铁桶的故事》）
7. 不，不，饭热着呢。(王汶石：《春节前后》)
8. 您哪，准是忙着呢。(杨沫：《青春之歌》)
9. 这时，发家的心正狠着呢。(柳青：《创业史》)

10. 改霞这阵手稠着哪！（同上）
11. 啊呀！达小子心大着哩嘛！（同上）
12. 才娃他妈咀牢着哩。（同上）
13. 早着咧，怕什么！（欧阳山：《高干大》）
- 14.（任桂花）就赌气地，想都不想地连声说，“对着咧，对着咧。”（同上）
15. 高干大喊声高着咧。（同上）
16. 在北满的时候，还冷着呢。（梁斌：《红旗谱》）
17. 身子骨壮着呢！（同上）
18. 我记性强着呢。（同上）
19. 我自己的家门，道路熟着哩！（孙犁：《种谷的人》）
20. 合作社牢靠着咧！（欧阳山：《高干大》）
21.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容易着哪！（梁斌：《红旗谱》）
22. 试了试，拉着风箱，好烧着哪！（同上）
23. 你二老都强健着哩。（柳青：《创业史》）
24. 他倒是脑筋灵敏着哩！（同上）
25. 方向明确着哩！（同上）
26. 王瞎子眼睛瞎，心里亮堂着哩。（同上）
27. 你们互助组的前途光明着呢。（同上）
28. 我心里明白着哩！（同上）
29. 其实牲口这玩意娇气着哩！（孙犁：《村歌》）
30. 可不是，这里面复杂着哩。（同上）
31. 我这咀严实着哩！（孙犁：《蒿儿梁》）

从上面的例子看，“着”的后面都跟着一个“呢”（或哩，咧）。这就引起一个问题，“呢”是语气词呢，还是加深级形式的一个组成成分，即“着呢”是一个形式单位？最初在六零年写初稿时，我是把“着呢”看成一个形式单位的。后来由于收集的材料多了一点，又检验了一下口语的实际情况，感觉那样的分析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呢”只是一个语气词，和“着”没有关系。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加深级的形式成分只是“着”。这可以从几方面证明。

第一当变换语气时，要把“呢”换成其他语气词。如：

32. 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么?(鲁迅:《彷徨·孤独者》)

33. 菜熟还早着吧?^①

34. 那个小商人又说:对着了,就是这个事。(欧阳山:《高干大》)

例 32, 33 因问话改用“吗, 吧”。例 34 因表示肯定已然而改用“了”。尤其有意思的是在柳青的创业史里, 我们看到了同一个形容词的加深级形式, 随着语气的不同而变换了语气词。即:

35. 里头又要有一部分团员。保险着哩!(柳青:《创业史》)

36. 你有啥了不起? 你的互助组保险着吗?(同上)

这一对例子清楚地说明“呢”是一个语气词, 当由感叹句变成问句时, 就要把它换掉。当然有的时候, 说问话时, 虽然加“吗, 吧”, 而“呢, 哩”仍然带着。如:

37. 这个磨棚的土墙该坚固着哩吧?(柳青:《创业史》)

但这只能说是两个语气词并用, 不能认为“呢”或“哩”是和“着”组成一个形式单位的。

第二就是因为“呢”是语气词, 不是加深级形式成分, 所以在语言上也确有不带“呢”只用“着”的例子。如:

38. “不客气, 吃你的日子还多着, 不在乎今天。”老张笑了一笑。
(老舍:《老张的哲学》)

39. 不要紧, 好在你的‘同志’还多着。(杨沫:《青春之歌》)

40. 翻身以后, 工作还多着。(周立波:《暴风骤雨》)

① 这句话是听一位北京顾客问饭馆服务员时说的。

在口语里，大凡在不加“呢”的时候，形容词的读音比较长。^①

第三形容词程度加深，这和夸张语气是相近相连的。“呢”是表示夸张的语气词。它和形容词加深级形式连用，这是很自然的事。也就是因为“呢”是夸张的语气词，所以有时在它前面，再加上一个肯定的语气词“的、得”，以成其双重强调。如：

41. 顾八奶奶闹着得呢！（曹禺：《日出》）

42. 博士，你没有看见他开汽车，开得快着得呢。（同上）

43. 就……就是那个瞎老婆子，又狠又毒，厉害着得呢！（曹禺：《原野》）

44. 火车在雾里飞，好看着得呢！（同上）

这种加“呢”和加“的、得”的语气变化，在他们附着在同一词加深级形式之后的对比情形下，显示得更清楚。如：

45. 离冬天还远着呢，忙什么！（老舍：《新时代的旧悲剧》）

46. 离奉养父母，养活这一家，也还远着的呢！（《儿女英雄传》，33回）

47. 他有什么可说的……离他的计划远着呢。（杨朔：《三千里江山》）

48. 火车！可离我们还远着得呢！（曹禺：《原野》）

49. 不公道事情多着呢！（巴金：《隐身珠》）

50. 你往下听这位老人家正经话多着的呢！（《儿女英雄传》，19回）

例 45 的语气只是夸张日子还很远，例 46 就不只夸张日子还很远，并且表示是肯定的。例 47，48；49，50 语气变化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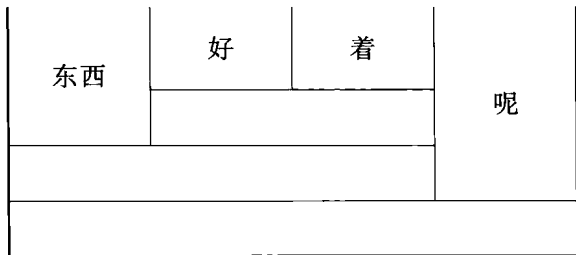
① 曹禺的原野里有这样一例：

仇：金子，你要上哪儿？

花：远，（长长的），（长长的）远远的——（托着腮）就是你说的那有黄金铺地的地方。

这里当强调很远的时候，就把远字读音拉长。这和形容词用加“着”表示程度加深拉长读音是一个道理。今引以为旁证。

第四有的说“着呢”是一个完整成分，即是一个形式单位，可是“呢”还起着语气作用。从结构分析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呢”既表示一种语气，这是和句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是附着在全句之后。而作为形容词加深级形式成分，这是和作句子成分的词的关系，它是应该附着在形容词之后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结构层（见下图）。这也就说明“着”是附着在作谓语的形容词之后。“呢”是附着在句子之后。“呢”不能隔着层去和“着”结合成一个形式单位。只是在线形的语流里，“呢”处在“着”之后罢了。又因为形容词加“着”之后，不能再加补语（说见下文），这就使“呢”紧接在“着”之后，使人误以为“着呢”是一个形式单位了。



图一：以最简单句子为例，呢处在第一层，着处在第三层。

如果句子再复杂，两者相隔层次还要多。

综和以上几点充分证明，形容词的加深级形式是“着”而不是“着呢”。

这种加深级形式，其后不能加补语。如加补语，就变成形容词的比较形式了。反之，形容词比较形式，如去掉数量补语，就变成加深级形式了。两者是相互制约的。如：

多着呢 ⇨ 多着许多呢
 好着呢 ⇨ 好着许多呢
 长着呢 ⇨ 长着一大块呢

这种形容词的比较形式，我们在“着字的两种用法”一文里（中国语文 1963，1）讨论了，这里不赘言。

其次，加深级形式前，在普通话里一般不加程度副词^①。在句子功

① 偶然也有加程度副词的，如：他们离成功还很远着呢！（顾颉刚，四部正伪序）

能上加深级形式只能作谓语或补语。作谓语的，上面所举之例除例 42 外，都是。作补语的，上面例 42 是。今再补举数例。如：

51. 姚士杰说得对着哩！（柳青：《创业史》）
52. 东北义勇军打的欢着呢。（杨沫：《青春之歌》）
53. 那孩子抱着脑袋睡得欢着哩！（梁斌：《红旗谱》）
54. 新媳妇长得美着呢。（曹禺：《原野》）
55. 呵，一个人喜欢的多着哩！（艾芜：《我的旅伴》）

此外，在口语里，曾听到形容词重叠加“着”的形式。如，“他脸红红着呢”（天津话）、“你看人家稳当稳当着呢”（北京天津都有）。“红红着呢”第二音节读重音。“稳当稳当着呢”第二、四音节读轻音^①。这种形式在书面上还未曾见到。

二

关于最高级形式，也是形容词不论单音的双音的都可以取得。“去”加在形容词后读轻音。有时读[.qi]。形容词有时还儿化。如

56. 咱们的力量可厚了去啦！（老舍：《女店员》）
57. 车多了去啦，何必单买这一辆。（老舍：《骆驼祥子》）
58. 我快六十岁了，见过的事多了去啦。（同上）
59. 太太一听这话，知道是又左了去了；不好搬驳。（《儿女英雄传》，38 回）
60. 气派大远了去。
61. 你要晓得世间替菩萨行事的人多少去了（艾芜：《一个女人》）

① “红红着呢”这一形式第二音节读重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读轻音就变成形容词表示“程度状态”的形式了。如：歪·歪着，鼓·鼓着。

说详“着字的两种用法”。这里轻重音的对立，在天津话起语法作。即读重音表示程度加深；读轻音既表示程度加深，又表示一种状态。如：（脑门儿）秃'秃着呢；（脑门儿）秃·秃着；（口袋儿）鼓'鼓着呢；（口袋儿）鼓·鼓着

“脑门秃'秃着呢”是脑门很秃的意思。“脑门秃·秃着”是脑门很没有头发的样子。“鼓'鼓着呢”和“鼓·鼓着”情形可类推。

的悲剧》)

以上各例都表示形容词程度达到极点的意思。这一点在艾芜先生的小说《我的青年时代》的注文里得到很好的印证。他注“自私心多重去了”^①说是“自私心很强烈”的意思。“很强烈”说明了“去”的语法意义是“极度”。

最高级形式是“去”还是“了去啦”? 我最初也是认为是“了去啦”。后来证之口语和文献, 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最高级形式只是“去”。这可以从几方面证明。首先证明“啦”是语气词:

第一在语气变换时, 把“啦”换成其他语气词。如问话说成“是多了去吗?”“是好了去吗?” [X 了去啦]既表示最高级, 又表示夸张语气。由于“啦”之换“吗”, 就断定“啦”是夸张语气词。

第二从语言系统上看, 形容词基本级作谓语的句子当其表示夸张语气时, 也是用“啦”字。如:

62. 小媳妇一个人在屋里, 工夫可就大啦。(老舍:《柳家大院》)

63. 他的口音可熟啦。(柯蓝:《洋铁桶的故事》)

64. 咳! 郭三的心可黑啦!(柳青:《创业史》)

65. 这东西可厉害啦!(马烽, 西戎:《吕梁英雄传》)

从上面的例中可以提出对立的形式:

[可 X 了去啦]: [可 X 啦]

这两者语气是相同的, 都是夸张, 所用的语气词格式也是相同的, 都是[可——啦]。这样, “啦”在处理上, 应当都作语气词。不能一个作语气词, 一个作最高级形式成分, 就三级变化系统来说, 加深级的“呢”是语气词, 最高级的“啦”也应该是语气词。

第三从结构分析上看, “啦”和“呢”一样, 都是表示语气附着在句子之后的, 不能附着在词之后, 不能和“去”构成一个形式单位。

① 四川话这种“去”的形式常在形容词前还加“多”字或“好”字, 下文所引艾芜小说例同。

其次，证明形容词和“去”之间的“了”也是语气词。不论在书面材料上，还是在口语中，我们都遇到不带“了”的形式。如：

66. 太太告诉他的事，他简直莫名其妙，事多去了。（老舍：《牛天赐传》）

67. 你看，欠我的账，拖了好久去了？（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

68. 人工好贵去了，省几个人工也好！（同上）

69. 你不晓得，如今利息，好大去了！（同上）

70. 布贵去了，留给孩子们补衣裳。（艾芜：《乡愁》）

71. 钱花远去了啦！

72. 东西好去了啦！

73. 比以前差远去了啦！^①

在这样说时，有时形容词读音较长，有时还儿化，滦县人甚至只说“好儿去”“坏儿去”。“了”“啦”都不用。和带“了”的相比较，显然“了”是可以分割出来的。这说明“了”并不是最高级形式里的一个组成成分。只是由于读音的延长而加进去的一个语气词罢了。这样，“了”和“啦”就把“去”夹在中间。

最高级形式在句法功能上也是只作谓语或补语。如上面各例，例67，71，73是作补语的，其他都是作谓语的。再如：

74. 这么一说，事情可闹大了去了啦？（老舍：《神拳》）

也是作补语的。

在口语中，也听到形容词重叠后加“去”的形式。如“差得远远去了啦”（天津话）

以上我们把加深级最高级形式分别说了一下。现在我们把这三级成套的例子放在一起，对立起来看，它们的三级变化就更清楚了。

^① 例71，72是听天津人说的，例73是听北京人说的。

A组——大字

1. 岁数大了，心思就变了。(曹禺：《北京人》)
2. 地雷的劲可大啦。(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3. 东三省，地方大着哪。(梁斌：《红旗谱》)
4. 看吧，人家那股劲儿大了去啦！带理不理的，倒仿佛我偷了他点东西似的。(老舍：《我这一辈子》)

B组——好字

1. 李有红是新参加的民兵，别的都好，就只有一个爱睡觉的毛病。(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2. 这人可好啦！(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3. 那自然不错，待我好着得呢？(曹禺：《原野》)
4. 你心地好了去了，虽有小人，也拱不动你。(万历本《金瓶梅》，46回)^①

C组——长字

1. 日子长了，有人长疥。(柳青：《创业史》)
2.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赵树理：《三里湾》)
3. 以后的日子长去啦！

D组——对字

1. 刚才村长先生讲的对。(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2. 呀！王书记说的对嘛！(柳青：《创业史》)
3. 郝四儿说得对着咧。(欧阳山：《高干大》)
4. 他说得对去啦！

E组——多字

1. 主意多了，最好的似乎是逃跑。(老舍：《阳光》)
2. 他的话可多了！(老舍：《离婚》)
3. 不用管吧，希军事多着呢。(老舍：《猫城记》)
4. 这样的官儿多了去啦！上哪儿讲理去呢？(老舍：《我这一辈子》)
5. 太太告诉他的事，他简直莫名其妙，事多去了，拿叫厨子这一项说，就够写一本书的，几件小烧，几个饭菜，几件冷荤，几道

① 这句话后来的本子都改成“心地好”。